死心和尚住洪之翠巖寢室後有齊安王祠乃李主景遠也居民烹宰淫祀無虛日師惡之移其祠於寺之西就其址建方丈未幾師卧于中有修蟒蟠身側叱之而遁一夜忽夢神人峩冠而前告曰弟子爲師所叱不遑安處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師夢中諾之未幾莊夫疫死者滿其數師後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否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若道無莊夫爲什麼卻死答者皆不契適眞淨會中元首座至師如前問元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師大喜之元乃辯才高弟也

自禪師在五祖會中時圜悟爲座元立僧祖令自參之自不得已而往悟見來語之曰與公同參不須來探水也自曰已事未明敢望慈悲悟曰公不自欺但有疑處舉來自乃舉德山小參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禮拜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自燒香作禮龍悟曰再舉前話看自云德山小參不答話悟忽掩其口曰舉到此但只恁麼看自行至後架以坐具撼地云屈屈衆問其故自曰那裏公案只教人看一句或有勉之者曰公但諦信座元須有方便自既爲人勉之遂體究不一月有省後出世住五祖金陵俞道婆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爲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華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肰契悟拋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耶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纔擬議便掩卻門時珣佛燈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孃孃爺在其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蹋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嗽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又安首座亦往見之婆問甚處來安云德山來婆云德山泰乃婆兒子安云婆是甚人兒子婆云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肰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璣道者住洪之翠巖張無盡作漕入山訪之璣門迎無盡問曰如何是翠巖境答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遶松杉無盡握璣手曰聞道者之名久矣何能如此祇對璣曰適肰爾無盡大笑復哦云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遶松杉時林下傳爲盛事

黃龍恭首座出世住禪林訪法昌遇和尚遇問曰見說你要爲黃龍燒香是否曰不敢遇曰龍生龍子須是解興雲吐霧始得恭曰隨家豐儉遇曰你未拈香早鈍置黃龍了也恭曰且莫多口遇曰你且道黃龍實頭處作麼生恭提起坐具遇喚行者討坐具來行者提在手中遇便打云你三十年後也道見老僧來恭後住衡之華光乃有坦率之風懼有司民其衣華光既遭回祿而恭語錄於灰燼中字畫無損餘紙悉盡信般若之明驗矣恭上饒人博山受業與祐禪師同行。

文殊能禪師天姿閑暇甚於枯寂嘗頌麻三斤曰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又頌臘月火燒山曰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搖櫓圜悟住道林每推敬之偶武陵太守張通之以書抵圜悟曰鼎澧無尊宿可語者悟遂薦能以眞淨高弟所造極深通之邀至府中見其貌寒蘊藉枯淡略不顧能長揖而退未幾悟過鼎澧再令招能於通之席上與論五家宗派能辯若懸河通之方尊尚之乃謂悟曰非吾師則幾失一尊宿矣

白楊順和尚病中示衆云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聰外黃鸝口更多衆中作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七尺之軀什麼處受病衆下語皆不契自代撫掌一下開口作嘔吐聲又曰好箇木枕子

佛性和尚出世住德山遣安首座往蔣山通法嗣書圓悟於法堂上接書云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悟云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安曰豈有第二人悟云背後底聲安便度書悟曰作家禪客天肰有在安曰分付蔣山次至僧堂前安捧書問訊首座座云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云見麼座引手接書安執書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遂打一書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打一書云接圜悟與佛眼於法堂上看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云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安聞之乃云說什麼官馬厮踢正是龍衆蹴踢悟喚來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爲什麼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卻顧安問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曲躬曰所供並皆詣實眼大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安又至五祖自和尚處通書自曰書裏說什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劒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云這是那裏僧侍者曰此上座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滑頭安曰曾破和尚鈍置來自乃將書於爐上熏云南無三滿陀沒陀南安進前彈指而已自便開書安復至蔣山度夏圜悟俾之立僧解夏德山遣人來迎安安治裝次悟至問曰你來日行有甚所須安曰短歌要求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悟遂以頌送之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搏虎鬚著著超方外不惟明聰下安排擬向

禪林摎嶽崖拈槌豎拂奮雄辯金聲玉振猶奔雷九
句落落提綱宗衲子濟濟長趨風解黏去縛手段辣
驅耕奪食尤雍容夏滿思山要歸去了卻武陵一段
事勃窣理窟乃胷中行行不患無知已臨行索我送
行篇栗棘蓬裏金剛圈短歌須要數十丈長句只消
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
峰大哮吼五葉一花天地春後開法靈巖嗣佛性
回禪師婺州人嗣法於育王諶和尚住南劒西巖新
行經界法回茭去茶窠植松柏人訴於有司追之甚
峻回曰少待吾行也即剃頭沐浴陞堂辭衆曰使命
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
喜今朝調已成瞑目而化有司遂寢其事
舒州太平燈禪師頗習經論傍教說禪白雲演和尚
以偈寄之曰白雲山頭月太平松下影良夜無狂風
都成一片境燈得偈誦之未久於宗門方徹淵奥後
雪堂和尚云後兩句學者往往增其解路不若只看
前兩句自有徑正發藥人底道理
淨因成禪師同法眞圓悟慈受并十大法師齊於太
尉陳公良弼府第時徽宗私幸觀其法會善華嚴者
對衆問諸禪師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
有獨證眞常狀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禪師一喝轉
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
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師顧成成曰如法
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
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法小乘
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
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
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
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百工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
入成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
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成須臾又召善曰還聞
麼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
教成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
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於今實無不有不無
能入終教成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
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
頓教成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
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
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
圓教善不覺身起於坐再拜於成之前成復爲善曰
非惟一喝爲狀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
物一切事幷理幷機周徧無餘於是四衆歡喜聞所
未聞龍顏大悅
佛日和尚出世住徑山知府請就靈隱開堂下座馮
侍郎問和尚嘗言不作這蟲豸爲什麼敗闕日曰盡
大地是杲上座作麼生摸索馮擬議佛日便掌時僚
衆失色馮大笑曰某與長老佛法相見也後白楊順
和尚聞之代馮擎起掌曰念你作新長老又代佛日
提起袈裟曰幾多人要不能得
元禮首座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舒之太平凡入
室演語之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經二年頓明已見
諸方丈演領之演遷五祖以禮俱往時佛眼年方十
七亦投師席凡有所問演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佛眼於是疑之不能決乃問
曰座下誰得和尚說話演曰我曾向禮上座道參學
須是具緇素眼始得禮卻會得眼求教於禮閱數載
方諭厥旨後眼出世禮尚無恙有僧自龍門來禮問
龍門有何言句僧曰有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答曰
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禮曰遠兄名不虛得雪堂
嘗有頌曰我不會今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
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會今不如
你堪笑千花生碓觜善財謾到百城遊何曾蹋著自
家底禮崇寧間再到三祖僧問向什麼處去禮云有
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問未審意旨如何禮曰家
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復有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
如何是善法禮起行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
立底立喚什麼作善法禮後老於四明瑞巖
王正言御諱爲江西漕久參晦堂不契一日問曰得
和尚甚深法者何人堂曰有雲巖新長老王謁新問
曰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
而生者其實疑之新曰如正言作漕隨所至處即居
其位還疑否曰不疑新曰此既不疑彼何疑耶正言
於言下領解
圜通秀得天衣懷印證後徧參至浮山遠一見而器
之意欲收拾秀示以九帶曰我做九帶就未嘗示人
汝試檢點看秀已知來意留偈便出曰撮得髻根牢
即休一朝何暇兩梳頭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
也風流
靈源清禪師住太平經由五祖舉鎮州大蘿蔔因緣
請判之清末後云你等諸人親從鎮州來便下座演
握清手曰元來是我家裏人又一老宿到五祖祖門
迎便問靈雲見桃花作麼生老宿厲聲曰話在演笑
挽之歸方丈清常謂學者曰宗門正人難得自離晦
堂後所見眞正宗師惟東山法兄一人而已故書問
無虛月佛鑒辭祖祖曰何往曰太平祖曰甚善尋繼
席焉
九仙清嗣慧日雅和尚開居徑山佛日命清爲座元
辭曰一千七百大衆皆是英傑安敢行立其前也堅
不允佛日曰只如衆一不得衆二放過一著落在第
二意作麼生清曰惺惺底惺惺懵懂底懵懂曰如

何做徑山首座不得遂與衆送歸寮

峩眉中峰民和尚初講楞嚴經於成都圜悟住昭覺民常往入室悟令於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悟爲衆說十玄談僧衆曰問君心印作何顏悟曰文彩已彰民忽有省求印可悟示以本分鉗鎚民無開口處一日白悟曰和尚勿舉話待某說出看悟曰好民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悟復徵之民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又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悟出蜀住夾山民亦罷講而至悟夜參衆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巖云後園驢喫草民茫然不知落處告悟悟曰你問我民乃問古帆未挂時如何悟曰庭前柏樹子民遂大徹未幾悟衆民充座元有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翔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民初訪無盡於渚宮議論教乘無盡大喜之後問民充首座無盡致書於悟曰民座主捨義學開宗眼如波斯珍寶滿船遇風到岸矣民一日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耳老和尚還肯此語否悟曰你看爭奈他何

白雲端一日室中衆雲門示衆如許大栗子喫得幾箇衆下語皆不契問演演曰懸羊頭賣狗肉端駭之演嘗曰我參二十年今方識羞後靈源問歎曰好識羞兩字因作正續銘遂載銘中有俗士投演出家自曰捨緣演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子捨之謂之捨緣演曰我也有箇老婆還信否士默然演乃頌曰我有箇老婆出世無人見晝夜共一處自然有方便

聰和尚住投子年八十餘監寺夜被人殺之副寺白聰聰曰母驚大衆我已知其人副寺聞官而吏至聰如前語吏曰人安在聰曰老僧也吏押聰繫獄時楊次公爲憲按行入州界夢神人曰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紲楊卽訪之吏以聰事告楊遂釋之後經十年有一行者患伽摩羅疾而自首曰向殺監寺者我也黃太守嘗與胡少汲書曰公道學頗得力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患淫怒無處安著疾既無根枝葉無能爲害投子聰海會演道行高重不媿古人皆可親近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是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開懷論議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卻觀舊讀諸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志誠懇切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此非虛語聰爲明公所賞識者如是亦臨事之大體也

且和尚嗣佛性泰嘗頌覺鐵觜先師無此語因緣云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卻回顧若會截流那下行市地清風隨步舉又頌噇酒糟話荆棘林中宜妙義蔡園裏放毫光千古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佛性見深宵之佛日過衡陽日嘗以頌寄之曰異類中行世莫猜故教佛日暫雲霾度生悲願曾無間卻作南安再出來且住潭之惠通不苟時名故不聞於世也

元和尚參圜悟契證耿龍學命住處州南明山幾二載厭迎送示衆舉感鐵面頌云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元曰是則去住自由忒煞露風骨吾有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高雲勢遠摶風九萬過南州下座便行

圜悟在五祖爲座元有僧請益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因緣偶佛鑒來悟曰懃兄可爲頌出布施他鑒卽頌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悟深喜之後其僧看鑒語見此頌頌文殊起佛見法見因緣乃問悟悟曰渠此頌凡佛祖機緣皆用得著也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有丈參馬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聲入髓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嘗舉似平和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閱臨濟宗派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蔡無盡再以頌寄之云吐舌聾師已曉挺曾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眞宗朝眞州長蘆登和尚數年鼎新起長蘆寺既就一夜夢有神人來乞爲土地登曰你做我土地不得神曰何故登曰你見我僧家過神云某有長誓遂斷一臂呈登曰若如是則可遂與建祠堂迫聖土地一臂墮落屢修復爾方見願力之重也

普照禪師會中有一老僧每日誦大悲咒三百徧諸經咒亦然至夜須禮佛三百拜雪堂見其波波劫劫不閑一日向渠說云何不一切放下渠云纔放下便覺閑過雪堂曰你若放下卻不閑過因謂衆曰此皆信力未充所以尋常向見爭說不要上他境界如何謂之境界佛謂之境界法謂之境界面見文殊一切雜事予若守閑閑地自臥座面壽夜面妙如水上萍蘆子相似蕩蕩地無拘無繫接著便動除著便轉眞得大自在也

舒中有一居士常往五祖齋僧一日問首座曰某俗人參得禪要座云你是俗人如何參得禪居士不合衆似演和尚演云首座卻自不分了設爲人居士方

信遂爲志參究後見佛眼眼展手云因什麼喚作手。
居士忽大徹
五祖住受業寺逐字禮蓮經一夕遇屎宇欲唱禮遽
疑乃自諸老宿曰如何屎宇亦稱爲法寶某禮至此
疑不自解老宿曰據汝所問可以南詢汝正是宗門
中根器也祖遂南遊初抵興元府經時逗留隨房僧
赴請稍遊初志受業師聞之寄信至祖祖開緘只見
兩行字云汝既出得皓霜又卻淹在醬缸裏祖讀罷
即日登途往浙西參圓照次見浮山遠遠知其根器
異指見白雲端端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因
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疑情頓息未幾令
充磨頭白雲一日到磨院云有數僧自廬山來教伊
說禪亦說得下語亦下得批判古今亦判得祖云和
尚如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祖得此語數日飲
食無味後七日方諭歐古祖常以此語謂學者曰吾
因茲出得一身白汗自是明得下載清風雪堂有頌
曰瞞後　槌喪卻今機露裸裸兮絕承當赤灑灑兮
雖徇面下載清風何與親
衆無盡入東京因古文潞公呂申公不報乞出爲荆
南提舉見皓布裩以書鶴皓於鄂州太守偈大陽虛
席遂致之皓在襄州鹿門受請云七年喫鹿門飯柯
鹿門屎不參鹿門禪若是伶俐衲僧卻向大陽相見
遂攜拄杖徑往鄂先入院後參州郡官責之云長老
得甚指揮入院皓曰某山林人誰知你郡縣禮數乃
拽拄杖還鹿門無盡復以書督鄂守云皓有道之士
不可以世禮責當再加禮請之守如其言皓至大陽
未幾無盡致書云某久渴教誨恨以職事所拘不得
親炙皓見書乃云吾非死人也復攜拄杖往荆渚見
無盡其眞率如此後無盡請住玉泉開堂衆官畢集
皓陞堂顧視大衆曰君不見良久又曰君不見張操
蜀音曰和尚見皓應聲曰但得相公見便了卽下座
一日衆集皓問曰作什麼曰入室皓曰待我抽解來
及上厠來見僧不去以拄杖趕散一日爲張無盡舉
傳大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又衆洞山頌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
塔前狗屎天刹竿頭上煎鏈了三箇猢猻夜簸錢此
二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張曰請
和尚頌師曰昨夜雨瀑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
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
生皓乃冒州丹稜人嘗製猿皮裩書歷代祖師名而
服之且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
林稱爲皓布裩
空禪師爲人强項久侍死心因欲辭去心曰汝福鮮
宜自養故草堂有偈送之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
眞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
出世杭之南蕩不幾月遭回祿空歎曰吾違先師之
言故有今日之患有富人獨迎空齋要建三門空辭
曰公願施財求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貪素
不願也力行其道遂不役於土木
標禪師久參成枯木與成有隙出世住京之神禧遂
嗣投子青開堂下座神綱已禪師問曰見箇什麼便
嗣投子標曰看語錄有省不可負之也已曰在什麼
句中標無語已與一拳遂喪志道不振後住福州普
賢老禪代山門作疏曰向句中識得古人便自謂不
欺諸聖有古塔主默傳之旨起青華嚴已墜之風千
載傳家兩翁獨步
惠持法師遊峨眉山遂於嘉州道傍大樹內入定政
和三年四月風雨暴作樹爲摧折捕盜官經歷見其
鬚髮蓋體爪甲繞身頗異之遂奏于朝廷有旨令有
輿至京時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乃問何代僧法

師曰我東林遠法師弟也因遊峨眉不記時代幾何
仍問遠法師在否總持曰今化去七百年矣安得在
耶遂不復語總持問曰既至此欲歸何方法師曰陳
留縣復入定徽宗命畫其像頒行并賜三頌一曰七
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
生死徒勞木作皮又曰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
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又三曰
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
樹不須辛苦問盧能死心贊其像曰七百年定誑謊
閻閻一念超越天下橫行
山谷嘗問道於晦堂晦堂入滅山谷主後事請隣寺
長老秉炬而火不爇山谷顧謂死心曰老師之意無
他蓋欲這風頓漢說數句死心曰某拘喪制中拒不
出山谷强之死心執炬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過
犯不容誅而今兩脚悄空去不作牛兮便作驢遂以
火炬打一圓相云只向這裏雪屈撥下火炬應手而
爇
五祖自和尚住東山時禪和求挂搭多應對不暇遂
於侍者寮出牓云東山有三句若道得即挂搭雪堂
曰老僧看來誠所謂大開門戶有者往侍者寮問不
知和尚有甚三句堂曰似這般禪和子如何與語一
日有兄弟攜坐具徑往方丈謂自曰某道不得只是
求挂搭自大喜呼維那明牌下安排而今兄弟纔容
心討挂搭早在門外也
景淳藏主撫州化度受業久參寶峰祥和尚淳有山
果色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强安排祥見而論之此
詩不減灌溪恐世以伎取子而道不信於人也
性空庵主妙普者西蜀人參見死心禪師後結庵于
華亭隨機開導放曠自如有示衆偈曰十二時中莫

住功窮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蹋破須彌第一峰一日因欲泛海辭別緇素而說偈言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由是登漆盆張布帆舉手以湖四聚乃吹鐵笛至洪波中而自沒矣三日後湖退於沙洲上跏趺而坐神色不動道友幾萬人迎歸青龍供養五日茶毗舍利五色如珠無數雙鶴盤旋竟日火盡而去塔于青龍寺七十一

焦山成枯木與照闍提俱嗣芙蓉楷先後得法未嘗相識照住寶峰道聲籍甚成亦未知其如何並不通法屬書照因遣鵬侍者步於江浙照自題其像曰雨洗澄紅桃夢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涤水光中古木清咸你是何人成見歎曰今日方知此人親見先師來鵬遂請益具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語曰我二十年只作境會鵬忽有省

雪堂行和尚拾遺録終

校讎　落　招　靈隱學人

雪堂行和尚拾遺録

校勘記

一　底本，徑山藏本。此書僅徑山藏本收録，無校。